

北史演義

四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北史演義第四冊

朱壯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三卷

逼京洛六渾逐主

奔長安黑獺迎君

話說孝武帝聞歡引兵向關。親勒十萬人馬。帶領文官武將。屯于河橋。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以斛斯椿爲前驅。屯于邙山之北。椿言于帝曰。臣聞高歡之兵。三百夜行。中餘里。人馬必乏。椿請率精兵一萬渡河擊之。掩其勞敝。可以得志。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遂然其計。遣門侍郎楊寬與椿不睦。說帝曰。高歡恃其兵強。遂至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椿。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疑大凡關隘人必多疑多疑無不敗者多椿嘆曰。今熒惑入南斗。上信左右間構之言。不用吾計。豈天道乎。蓋五行志云。熒惑入斗。天子不安其位。又俗謠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殿走。故椿言及此。其時宇文泰聞之。亦謂左右曰。高歡兵行太速。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方可取勝。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則大事去矣。英雄所見。自爾明白。無如孝武當日。專以拒守爲計。乃使斛斯椿、潁川王斌、共領一萬人馬。鎮守虎牢。長孫子彥領兵一萬。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引兵一萬。鎮滑臺。汝陽王元暹領兵一萬。鎮石濟。高王兵過常山。知四面城池皆有兵守。遣上將韓賢以五千騎攻石濟。竇泰引兵五千攻滑臺。而自率所部直前。那滑臺守將賈顯智。本係高王舊人。素有歸降之意。聞泰至。謂元壽曰。竇泰勇將也。不可與戰。元壽信之。遂閉城不出。顯智陰遣人納降于泰。許爲內應。這一路先。有軍師元圓覺其意。乃私言于元壽曰。賈將軍恐有他圖。宜備之。元壽乃使元圓見帝。請益兵。帝遣大都督侯機紹引兵赴之。竇泰知有兵來。引軍直抵城下。機紹出戰。顯智繼之。元壽守城。戰方合。顯智在後呼曰。軍敗。退走。前軍亦亂。機紹不能禁止。被泰掩殺過來。一戟刺死。元

壽聞之。驚得魂不附體。棄城而走。兵勝則居功。兵敗則免。通爲將者往往如是。顯智遂接軍入城。

報知高王。高王大喜。時有北中郎將田怡。亦遣使約降于歡。願爲內應。速進

兵。事露被誅。帝見人心內變。於是益懼。歡至野王城。離河十里。停車不一使

奏帝。自明非有叛志。特欲面申誠款。以明心迹。乞上勿疑。帝不答。潁川王斌。與

斛斯椿爭權不合。棄椿還。勢已如此。猶爾爭權。小人有何遠計。言于帝云。滑臺石濟皆不守。歡軍

已至。帝大懼。丁未。遣使召椿還。一路又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

以五千騎宿于灋西。沙門惠臻。負玉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逃

亡者過半。亶湛二王亦逃歸。帝遣人至宮中。單迎公主數人。此語倉皇就道。從

者絕少。武衛將軍獨孤信。單騎追帝。帝見之。嘆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乃

知世亂出忠臣。非虛言也。高王行至河津。知帝已西去。遂吩咐段韶飛馬過河。

安撫大小三軍。各守營寨。大軍忙卽渡河。河橋軍士未逃者。皆迎拜馬首。十萬

消一時解冰

是夜王宿河橋寨中。見一應表奏文書。皆堆積案上。燈下翻閱。見有度

支尙書楊機奏云。高歡久失臣節。必無善意。宇文泰兵馬精強。潼關險阻。不若西幸爲上。不勝大怒。時高隆之素與吏部尙書崔孝芬、駙馬都尉鄭嚴祖有怨。欲乘閒害之。入帳見高王倚床默坐。面有怒色。乃曰。今天子西幸。實非本意。皆出數賊臣之謀。王曰。果如卿言。尙書楊機素號老臣。朝堂宿望。我甚重之。乃閱其表。暴我過惡。勸帝西出。豈不可恨。隆之曰。不獨楊機然也。卽吏部崔孝芬、駙馬鄭嚴祖亦每于帝前舉大王之過。起西幸之謀。皆罪不容誅者。借刀殺人。王曰。俟至京。當盡誅之。次日王入洛陽。朝官跪道相接。百姓皆執香以迎。以永寧寺壯麗。作行署居之。乃遣領軍段韶等率輕騎追帝。請駕東還。歡請帝歸。不過欲避逐君之名。請實無害帝之意。故迎之。啓直有四十。命世子高澄入宮見后。后見澄大慟。欲見王。澄曰。父王有命。將親自西迎帝歸。帝歸後。方來相見。后益悲。澄以好言慰之而出。八月。寅。高王於永寧寺正殿召集文武百官。責之曰。爲臣奉主。職在匡救危亂。今旣不能諫爭于平日。又不能隨扈于臨時。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倉皇逃竄。臣節安在。

衆莫能對。尙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與聞。若卽追隨。恐跡同逆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見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王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並無一言諫爭。使國家之事。一至於此。罪欲何歸。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乃收雄及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崔孝芬。尙書劉廐。楊機。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命執駙馬鄭嚴祖。數日前。全家已逃。嚴祖逃去爲後 宏農相遇之由乃下令。朝臣西去者。不論王侯貴戚。悉收其家屬。拘于瑤光佛寺。還者放免。若有勸得帝回者。重加官爵。授以不次之賞。唯斛斯椿妻黃氏。幼子斛斯演。發下天牢收禁。一日拿到嵩山妖道潘有璋。黃平信。李虛無。王親自嚴訊。審出實情。遂往斛斯椿宅搜取魘魅等物。直至深密之處。名偃月堂。供奉九天使者。旁列黃巾數十。皆如病時所覩。問有璋伏屍埋于何處。有璋指出地方。遂令掘起。魘魅事至此方了見有一三四歲小兒。身首異處。一草人穿王衣服。一百二十支節。皆用麻繩綁縛。身邊有劍一口。劍鋒上皆有血腥。王見之大怒。命卽焚之。術士李業興曰。不可造

次。須將草人支節逐一解散。焚之方安。小兒屍必用棺木成殮。安葬入土。冤魂方解。王命如言以行。有璋三人。凌遲處死。身信然亡監中弔出斛斯演一並斬首。妻囚子戮。皆椿自取之也。且說孝武西行。事起倉卒。芻糧未備。又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而走。高兵日逼。勢甚危急。於是星夜往龍門進發。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麥飯比光武帝帝悅。許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饑渴。俄而斛斯椿至。稍有糧食。用以濟軍。然不見宇文泰來接。所謂吃現成食者心甚疑懼。循河西行。人烟蕭索。絕非東洛氣象。因謂左右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左右皆流涕。帝亦悲不自勝。身爲帝王流離若此豈不可歎泰聞帝至。忙備儀衛迎帝。先遣趙貴、史寧來請。帝安。然後親率諸將。謁見于東陽驛。叩頭駕前。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慰之曰。公之忠節。著于遐邇。朕以寡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

士皆呼萬歲。泰迎奉帝入長安。權以雍州廨舍爲宮。歡之本在此帝卽授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爲之。二人悉心竭力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朝廷賴之。帝欲結泰歡心。以馮翊長公主妻之。拜駙馬都尉。維時軍國草創。從官皆無住處。初聞高王拘其家屬。歸者得免。逃回者過半。留者皆無妻小。權借民居以處。獨宇文測一家全虧。張吉擁護。平陽公主西來。夫妻重聚。人皆重張吉之義。而羨測之得人。丁張吉事再說高王因朝中無主。權推清和王。夏爲大司馬。掌理朝綱。自率大軍追迎帝。駕正欲起行。忽爾體中不適。暫居永寧寺中靜養。一夜睡去。夢一美女。從左階下冉冉而來。儀容綽約。光彩照人。雖爾朱后號稱絕色。其美更甚。登階而拜曰。安南岳地仙也。與王有夙世緣。奉上帝命。侍王衾枕。王大喜。引之起。女又曰。天機有數。此時未可造次。會合之期。當在宏農地方。言訖。飄然而去。夢事不遠歡好得之。好色亦王驚醒。達旦不寐。袍上尙有龍涎香氣。自以巫山之夢。不過如此。因

想大軍西行。必從宏農經過。到彼有遇。亦未可知。不一日到了宏農。先遣僕射

元子思。往潼關追駕。大軍暫歇城中。忽有遊騎。拿獲鄭駙馬一家。前來報功。王

命收禁後營。回京發落。

斯時若見鄭娥當即納之斷不收禁後營令高澄生色心動生出發文無數事情然不如以此使文章生色

耶

你道駙馬嚴祖。何以被獲。蓋嚴祖世爲國戚。永熙朝。又尙新寧公主。富貴無

比。公主單生一女。名大車。號曰娥。年十四。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父

母愛如珍寶。已許字廣平王元贊。當高王入洛時。嚴祖懼禍。又愈與王無讐。不

至害我。故暫避河東。俟事平回京。後聞高王要治他罪。只得離了河東。逃往長

安。那知被高家遊騎捉住。此時囚在營中。插翅難飛了。一日高王聞報。元子思

叛去。已降于泰。不勝大怒。便命世子留守軍營。親自將兵來攻潼關。守將毛鴻

賓出戰。擒之。遂破潼關。進屯華陰。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長安大懼。

潼關已破長安

危亦再說世子自王去後。日夜巡視各營。一夕月色微明。與段韶閒步營外。行至

後幕。忽聞嗚咽之聲。世子問曰。何人在彼啼哭。左右對曰。是鄭駙馬家眷。世子

卽命開幕而入。見嚴祖曰。駙馬何苦若此。嚴祖泣而不言。遙見燈光之下。有一

女子。擁羅巾而泣。窈窕娉婷。進步視之。女子歛巾而起。嬌容艷色。目所未覩。世

子一見。頓覺神魂飄蕩。目不轉睛者久之。聰明人正值暮少艾時候。美色當前。焉得不愛。澄之於水。已視爲籠中物。

問段韶曰。此女何人。韶曰。鄭駙馬之女也。子豈驚爲神女乎。世子微笑曰。恐

神女不及。因向嚴祖道。駙馬勿憂。俟我父王回軍後。余當稟請釋放。官還舊職。

嚴祖再拜而謝。自是世子日夕探望。佳釀美酒。絡繹送進。時露貼戀之情。滿擬

日久情熟。好事必諧。詎意高王以世子年幼。恐有疎失。屢使人至軍查視。使人

回報曰。世子在營。別無他事。唯鄭駙馬一家。大行寬縱。王聞之。怒曰。孺子何知。

敢縱反賊。卽日遣使收鄭氏家屬。赴京投獄。待後取決。世子大驚。然懼父威嚴。

欲留其女而不敢啓。怏怏而已。方欲以情相貼。而忽來取去。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再說賀拔勝聞帝

西去。使長史元穎守荊州。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左

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後與宇文文行臺。

同心戮力。倡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勝之不從。諫言者特總荆州耳。孰不知荆州亦不保耶。高王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發民夫一萬。築城于蒲津西岸。限十日告竣。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王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帝皆不報。王乃東還。遣行臺侯景。引兵襲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荆州失丁。又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帝在洛時。曾遣都督趙剛。召之入援。兵未及發。帝已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違。司馬馮道和。請據州以待北方。處分。剛曰。宜勒兵急赴行在。景昭不對。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殺我。景昭悟。卽率衆赴關。會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起兵應之。東荆州又失丁。以其衆邀景昭于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由是三荆之地。皆屬高王。且說破胡還至半途。聞荊州已失。大驚曰。荊州吾根本地。今若失之。妻子皆爲虜矣。遂率軍馬。星夜趕回。回丁。景知勝兵將至。慮其驍勇難敵。遣人

求援于敖曹。敖曹曰。大王使吾鎮守豫州。正爲今日。勝之勇。非景能敵。吾當力戰破之。遂許發師。但未識兩虎相鬪。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歡之逼帝。乃帝自取。孟子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孝武之謂也。至高王賁。朝臣數言。確中若輩之病。庸庸苟苟。生則徒生。死亦徒死。可爲千古炯鑒。

第三十四卷

娶國色適諧前夢

遷帝都重立新基

話說賀拔勝兵至荊州。離城不遠。侯景引兵出禦。相遇于魯陽山下。勝問來將何人。景出馬曰。是我。勝曰。你是我故人。何爲奪我城池。景曰。此皆大魏土地。你取得。我也取得。今荊州旣爲我有。勸你莫想罷。景言甚勝聞言大怒。拍馬直取侯景。景迎戰數合。那裏敵得勝之神勇。衆將齊上。破胡鎗挑數將。三軍皆懼。一齊望後退走。勝揮兵直進。勢如破竹。追下數里。忽見西北角上。塵土遮天。金鼓振地。擁出一隊人馬。乃是豫州高敖曹。引兵五千來救荊州。勝見有援師。暫卽退下。景見敖曹曰。若非將軍來救。幾至失手。敖曹曰。君勿憂。明日看吾破之。當夜

各歸大營。天色微明。勝便討戰。敖曹出馬。謂勝曰。我二人皆號善戰。爾知吾勇。我知爾強。今日各賭本事。不許一人一騎幫扶。我輸了還你荊州。你輸了從此去罷。勝點頭道好。蓋逢敵手必非混殺一場勝負又是一樣寫戰法各揮軍士退後。雙鎗並舉。兩騎相先。一往一來。渾如兩道白光。滾來滾去。清晨戰至下午。不知幾千回合。二人愈鬪愈健。越戰越勇。兩邊軍士都看得呆了。直到天黑。猶不住手。軍士看呆天黑不住都是加倍寫法兩人精神躍躍紙上加侯景便叫鳴金。那邊亦鳴金收兵。勝回營飽餐一頓。想起一家性命。都在人手。不斬敖曹。焉能奪得城池。救得眷屬。吩咐軍士點起火把。出營高叫道。敖曹。你敢與吾夜鬪麼。敖曹聞知。亦令軍士點起火把。挺鎗直出。喝道來來來。退避者不算好漢。兩人皆餘勇可賈於是重又戰起。火光之下。各逞神威。正如碁逢敵手。你不讓強。我不服弱。直至天明。二人戀戰如故。侯景見破胡士卒皆荊州人。因生一計。令其父兄親戚。四面招呼。軍心一動。遂皆散走。勝方酣戰。見大勢已潰。只得回馬而走。敗於侯景之譏計則勝之勇原不讓於敖曹敖曹拽

滿雕弓。一箭射來。中勝右臂。遂負箭而逃。敖曹亦收兵歸去。勝敗下三十餘里。無一騎相從。俄而將士稍集。祇存殘兵五六百人。勝憤極。欲扼劍自刎。左丞崔謙止之曰。將軍不可輕生。今西歸無路。不如暫投南朝。再圖後舉。勝從之。遂奔梁。今且按下不表。單講高王回至洛陽。時清和王出入已稱警蹕。以天子自居。每小人得志如是王醜之。欲立其世子善見爲帝。却未明言。有僧道榮。孝武所信重。遣令奉表于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以故立帝之議未發。越一日。內史侍郎馮子昂。偕西行文武十餘人。逃回洛陽。高王大喜。乃親至瑤光寺。點放其家屬。子昂有女名嚴娘。年十九。貌美非常。曾嫁任城王爲妃。王死。孀居。歸母家。今同拘寺中。王見之心動。次日。卽著高隆之爲媒。往聘。子昂不敢違。遂納于王。封爲安德夫人。甚加寵幸。馮夫人又言同拘于寺者。有城陽王妃李氏。侍中李昱之妹。冰肌玉骨。霧鬢雲鬟。可稱絕色。城陽爲爾朱兆所害。

妃嬪居已久。今年二十有一。王何不釋而納之。王曰。果爾。當使與卿爲伴。次日
卽遣內侍王信忠至寺。特召侍中李昱之妹。至府問事。以小車載之而來。王見
李氏淡粧素服。綽約輕盈。飄飄若仙。彷彿與前夢所見相似。與之言。歷數苦情。
愁容戚態。愈覺動人。不勝大喜。是夜遂納之。封爲宏化夫人。連納二女。正爲討
聖鄭嬖引端。乃行
文陪起法凡李氏親族。皆得免放。寵愛更逾於馮氏矣。一日王與李夫人晝寢。司馬
子如有事欲啓。同世子來見。內侍言與李夫人同睡。二人不敢入。子如謂世子
曰。子亦畏大王耶。世子曰。非畏也。懼驚同夢耳。趣語至晚王猶未起。二人不敢歸。
伺候至曉。天明王起。內侍稟司馬尙書及世子在外求見。王召入。子如方欲言。
忽宮官進報曰。今耆老百官已集午門。候王議事。王遂起。謂子如曰。汝且從我
入朝。此時不必有所言也。已知其高臥時已打算停妥於是王至朝堂。告於衆曰。永熙棄國而
去。不賜一音。今欲於諸王中另立一人。以主社稷。誰其可者。衆皆曰。惟大王命。
王又曰。孝明以來。立帝不順。孝莊以叔繼姪。永熙以兄繼弟。倫序失正。國家所

以衰亂。今當按次而立。順說得名正育唯清和世子善見。以序以賢。允協人望。因

向清和曰。立王不如立王之子。衆莫敢違。大議遂定。清和回府。又羞又惱。心不

自安。帥輕騎南走。鳥果高王聞之。親自引兵趕往。追至於河中府。及之。謂清和曰。

天下焉有天子父而逃於外者。破一語與之並馬而返。直送至府。王登堂索飲。清

和設宴。呼世子出拜。王答拜。宴罷。又召其妃胡氏并長女瓊姝出拜。謂王曰。吾

家性命。全在大王。王遂與立誓。言必終始相保。又見瓊姝端嚴美麗。王問幾歲。

曰十三。王謂清和曰。王女與吾子澄。年貌相當。結爲秦晉之好何如。須得方知此

清和大喜曰。若得世子爲壻。吾之幸也。王遂解下玉帶一條爲聘。清和亦取出

紫金冠一項爲酬。極歡而別。丙寅。王率百官具儀衛迎清和世子善見爲帝。即

位於城東北。大赦。改元天平。時年十一。爲魏孝靜帝。歡實貪其幼而立之也。於

是魏判爲二。河以西曰西魏。河以東曰東魏。提筆再說鄭駙馬一家。收禁在獄。

世子高澄。屢欲到監探望。畏王不敢。嚴祖憂懼無計。因想咸陽王坦。是公主叔

父。與我至親。或肯援手。修書送去。求他救解。咸陽見書。次日至晚。微服入獄。見

嚴祖夫婦。相對下淚。

楚四心相對見者

咸陽曰。我因君在獄。日夜打算相救。苦於計無

所出。司馬子如等。我曾懇求數次。皆不肯爲援。將若之何。夫婦聞而愈悲。只見

其女大車。亦從旁哭泣。

可憐憐

咸陽一想。便向公主道。要救一家性命。須在此女

身上。公主問何故。咸陽道。高王爲人。人莫能測。唯美色可以動之。近日長史馮

子昂女。侍郎李昱之妹。

可知二女是陪客

歡皆因其色美。納之後房。兩家親族。無不釋

免。吾觀甥女容顏絕世。若使納之。彼心必喜。可保無事矣。公主曰。大車年幼。况

已許配廣平王贊。如何使得。咸陽曰。我豈不知。但廣平西去。料無返日。且全家

性命。與一女榮辱。孰重。

破的語

若捨此計。難免刑戮。將來甥女。更不知若何飄落

矣。夫婦聞言大哭。女亦淚下如雨。咸陽又曰。哭他何益。爾朱后以帝后之尊。尚

爲之妾。何況你女。公主曰。既如此說。只要救得全家。任憑叔父主張便了。

乞憐亦憐

著急

咸陽見公主已允。嚴祖自然聽從。遂相別而出。歸至家。已交二鼓。細想此